

馆藏精品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远方出版社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第三十三卷

远方出版社

数字图书馆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乐大典/郑福田主编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. 2005. 11

ISBN 7 - 80723 - 108 - 4

I. 永… II. 郑… III. 百科全书 - 中国 - 明代 - 缩写本
IV. Z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929 号

永乐大典

主 编: 郑福田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90 千字

印 张: 2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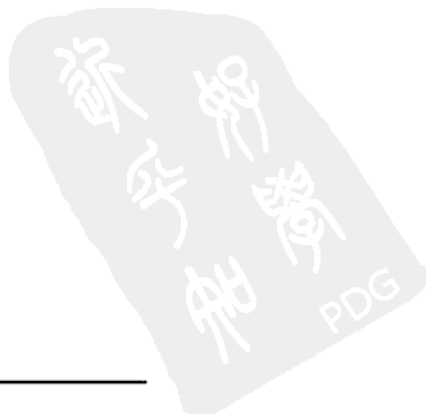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 - 80723 - 108 - 4/K ·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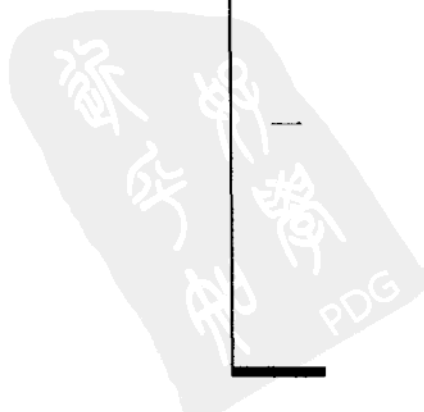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960. 00 元 (全 48 册)



目 录

永乐大典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千四百六十二 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	五御 (1)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千四百六十三 〔1954年6月苏联送还〕	五御 (39)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四 〔1954年6月苏联送还〕	五御 (72)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四 〔原藏天津徐氏〕	五御 (105)



永乐大典卷之 一万四千四百六十二 五御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御 备御二

【南齐书】：太祖建元二年，又置巴州以威静之。

【后魏书】：明元泰常八年，正月，蠕蠕犯塞。二月，筑长城。自长川之南，起自赤城，西至五原，延袤二千余里，备置戍卫。

太武始光初，诏问公卿赫连、蠕蠕征讨先后。北平王长孙嵩、平阳侯长孙翰、司空奚斤等曰：赫连土居，未能为患；蠕蠕世为边害，宜先讨大檀。及则收其畜产，足以富国；不及则校猎阴山，多杀禽兽，皮肉筋角，以充军实，亦愈于破一小国。太常崔浩曰：大檀迁徙鸟逝，疾追则不足经久，大众则不能及之。赫连屈丐，土宇不过千里，其政刑残酷，人神所弃，宜先讨之。尚书刘洁、武京侯安原，请先平冯跋，帝默然，遂西巡守。

延和元年六月，庚寅，车驾伐和龙，诏尚书左仆射安原等屯于汉南，以御蠕蠕。太延二年八月，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，通沙泉道。五年，六月甲辰，车驾西讨沮渠牧犍，侍中宜都王谟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。大将军长乐

嵇敬、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二万人屯漠南，以备蠕蠕。太平贞君五年，帝搜于河西，诏司徒崔浩诣行在议军事。浩表曰：昔汉武帝患匈奴强盛，故开凉州五都通西域。观农积谷，为灭贼之资。东西迭击，故汉未疲而匈奴已弊，复遂入朝。昔平京州，臣愚以为北贼未平，征役不息，可不徒其民，案前世故事，计之长者，若迁民人，则土地空虚，虽有镇戍，适可御而已。至於大举，军资必乏。陛下以此事阔远，竟不施用。如臣愚意，犹如前议，募徙豪强大家，充宝凉土。军举之日，东西齐势，此计之得者。

六年，八月，徙诸种杂人五千馀家於北边。令人北徙畜牧至广汉，以饵蠕蠕。

七年，五月，发司、幽、定、冀四州十万人，筑几上塞围，起上谷，西至河广，袤皆千里。

九年，十二月，北讨至受降城，不见蠕蠕。因积粮城内，留守而还。

孝文延兴五年，六月，曲赦京师死罪遣备蠕蠕。大和中，尚书中书监高闾上表曰：臣闻为国之道，其要有五，一曰文德，二曰武功，三曰法度，四曰防固，五曰刑赏。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；荒狡方命，则播武功以威之；民未知战，则制法度以齐之；暴敌轻侵，则设防固以御之；临事制胜，则明刑赏以劝之。用能辟国宁方，征伐四克。北狄悍愚，同於禽兽，所长者野战，所短得攻城，若以狄之所短，夺其所长，则虽众不能成患，虽来不能内逼。又狄散居野泽，随逐水草，战则与家产并至，奔则与畜牧俱逃。不资资粮，而饮食自足。是以古人伐北方，攘其侵掠而已。历代为边患者，良以倏忽无常故也。六镇势分，倍众不斗。互相圆逼，难以制之。昔周命南仲，城彼朔方，赵灵秦始，长城

是筑。汉之孝武，踵其前事。此四代之君。皆帝王之雄杰，所以同此役者，非智术之不长，兵众之不足，乃防狄之要事，其理宜然故也！《易》称天险不可升，地险山川丘陵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，长城之谓欤！今宜依六镇之北，筑长城以御北虏。虽有暂劳之勤，乃有永逸之益。如其一成，惠及百世。即於要害，往往开门，造小城於其侧，因施却敌，多置弓弩，狄来有城可守，有兵可捍，既不攻城，野掠无获，草尽则走，终无住志。宜发近州武勇四万人，及京师二万人，今六万人为武士於苑内。立征北大将军府，选忠勇有志干者，以充其选。下置官属，分为三军。二万人专习弓射，二万人专习戈楯，二万人专习骑稍，修立战场。十日一习，采诸葛亮八阵之法，为平地御寇之方。使其解兵革之宜，识旌旗之节。兵器精坚，必堪御寇。使将有定兵，兵有常主。上下相信，昼夜如一。七月，发六郡兵万人各备戎作之具。勅台北诸屯仓库近作米，俱送北镇。至八月征北部，率所领与六镇之兵，直至碛南，扬威汉北。狄若来拒，与之决战。若其不来，然复散分其地。以筑长城，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，若一夫一月之功，当三步之地；三百人，三里；三千人，三十里；三万人，三百里；则千里之地，强弱相兼，计十万人，一月必就。粮一月不足为多，人怀永逸，劳而无怨。计筑长城，其利有五：罢游防之苦，其利一也；北部放牧，无抄掠之患，其利二也；登城观敌，以逸待劳，其利三也；省境防之虞，息无时之备，其利四也；岁常游运，永得不遣，其利五也。又任将之道，特须委信，遂之以礼，恕之以情，困外之事，有利辄决。赦其小过，要其大功。足其兵力，资其给用。君臣相体，若身之使臂。然后忠勇可立，制胜可果。是以忠臣尽其心，征将竭其力，虽三败而逾荣，虽

三背而弥宠。诏曰：览表具卿安边之策，此当与卿面论一二。帝又引见群臣，议伐蠕蠕，前后再扰朔边，近有投化人云，勅勤渠师，兴兵叛之。蠕蠕主身率徒众，追至西漠。今为应乘弊致讨？为应休兵息民？左仆射穆亮封曰：自古以来，有国有家，莫不以戎事为首。蠕蠕子孙，习其凶业，频为寇扰，为恶不悛，自相违叛。如臣愚见，宜兴军讨之，虽不顿除巢穴，且以挫其丑势。闻曰：昔汉时天下一统，故得穷追北狄。今南有吴寇，不宜悬军深入。帝曰：先朝屡兴征伐者，以有未宾之虏。朕承太平之基，何为摇动兵革。夫兵者凶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，便可停也。帝又曰：今欲遣蠕蠕使还，应有书问。以不得臣以为宜有。乃诏闻为书，於时蠕蠕国有丧，而书不叙凶事。帝曰：卿为中书监职，典文词，所造音书，不论彼之凶事。若知而不作，罪在灼然，若情思不至，应谢所在。闻对曰：昔蠕蠕主敦崇和亲，其子不遵父志，屡犯边境，如臣愚见，谓不宜吊。帝曰：敬其父，则子悦；敬其君，则臣悦。卿云不合吊慰，是何言欤？饮闻遂引愆免冠谢罪。帝谓闻曰：蠕蠕使牟提，小心恭慎，甚有使人之礼。同行疾其敦厚，每至凌辱，恐其还化，必被谤诬。昔刘准使殷灵诞，每下人不为非礼之事，及其还国，果被潜遯，以致极刑。今为旨旨，可明牟提忠於其国，使蠕蠕主知之。宣武延昌三年，十月庚辰，诏骁骑将军为义舒喻蠕蠕。

四

孝明熙平中，蠕蠕主丑奴遣使来朝，抗敌国之书，不修臣敬。朝议将依汉答匈奴事，遣使报之。司农少卿张子伦表曰：古之圣王疆理物土，辩章要甸，荒遐之俗，政所不及。故礼一见之文，书著羁縻之事。太祖以神武之资，圣明之略，经启帝国，日有不暇。遂令竖子游魂一方，亦由中国多

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。高祖光宅土中，业隆下世，赫雷霆之威，振熊羆之旅，方复南辕，未遑北伐。昔旧京，烽起，虜使在郊，主上案剑，玺书不出。世宗运筹帷幄，开境扬旌，衣裳所及，舟车万里。于时送丑类送款关上，亦述遵遗志，念大明临朝，泽及行苇，国富兵强，能言率职，何惮而为之？何求而行此？往日梁通敬求和？以诚肃未绝，抑而不许。发帝弃戎於前，陛下交夷於后，无乃上乖祖宗之心，下违世宗之意，且虜虽慕德，亦来观我，惧之以强，傥即归附；示之以弱，窥俞或起。《春秋》所谓以我不也。又小人难近，夷狄无亲。疏之则怨，狎之则侮。其所由来久矣。是以高祖世宗，知其若此，来既莫逆，去又不追。不一之义，於是乎在。必其委贄玉帛之辰，屈膝蕃方之礼，则可丰其劳贿，藉其珍物。至於王人远役，衔命虜庭，优以正敌之尊，加之相望之宠。恐徒生虜慢，无益圣朝。假令远众而举，使乎称职，资鄙生之辨，骋终军之辞冯轼下齐，长纓系越。苟异曩时，犹为不愿。而况极之以隆崇，申之以宴好。臣虽下愚，辄敢固执。若事不获已，应制诏示其上下之仪，宰臣致书，讽以妇顺之道。若听受忠诲，明我话言，则万乘之盛，不失位於域中：天子之声，必笼罩於无外，脱或未从，焉能损余？舞干戚以招之，敷文德而怀远。如迷心不已，或肆犬羊，则当命辛李之将，勒卫 之师，荡定云沙，扫清逋孽。饮马瀚海之滨，鏖石燕然之上，开都护，置戍已，斯亦陛下之高功，不世之盛事。如思案甲养民务农安边之术，经国之防，岂可以戎夷兼并，而遽弓典制？将取笑于当时，貽丑於来世。昔文公请燧，襄后有言，荆庄问鼎，王孙是抑。以古方今，窃为陛下不取。又陛下方欲礼神岷渎，致祀衡山，登稽岭窥苍梧。而反与夷虜之君，酋渠之长，结昆弟之忻，抗

分庭之义。将何以瞰文命之景业，迹重华之高风者哉？臣以为报使甚失如彼，不报甚得如此。愿留须臾之听，察愚臣之言。不从。

正光四年，二月己卯，以蠕蠕主阿那环率齐犯塞，遣尚书左丞元孚，兼尚书为北道行台，持节喻之。时帝以沃野、野薄、骨律、武川、抚冥、柔玄、怀方、御夷诸镇，并改为州。其郡县戍名，今准古城邑。诏河南君邴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，与都督李崇宜置立裁减去留。储兵积粟，以为边备。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，六月，以尚书左仆射司为子如为东北道行台，差选勇士，前颍州刺史奚思业为河南大使，简发勇士。北齐神武为东魏丞相。武定元年，八月，于肆州北山筑城，西坊之内，徙者更加简练。每一人必当百人任，其临阵必死，然后取之，谓之百保。时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，谓之勇士，以备边要。三年，十月乙未，幸离石，至黄榆岭，仍起长城，北至社于戌，四百余里。立三十六戌。时杨裴为都水使者，帝亲御六军，北攘突厥。仍诏裴监筑长城，作罢，行南谯州事。六年，发夫一百八十八万人筑长城，自幽州北夏口，西至镇州九百余里。

七年，十二月，先是自西河总秦戌筑长城，东至於海，前后所筑，东西凡三千余里，率十里一戌。其要害置州镇，凡二十五所。八年，於长城内筑重城，自军洛扶而东至於坞纥戌。凡四百余里。武成帝河清二年，三月，诏司空触律光督氏营军士筑戌于轶关。后主武平元年，十二月，诏左丞相触律光出晋州道修城戌。

【后周书】 宣帝大象初，征拜于翼为大司徒，诏翼巡长城。立亭障，西自雁门，东至碣石，创新改旧，咸得其要害。

【隋书】 高祖开皇元年四月，发稽胡修筑长城，二

旬而罢。又云，开皇初，遣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，东至黄河，西拒绥州，南出勃岭，绵亘七百里。明年，帝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，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，筑数十城，以遏胡寇之。黄门侍郎领行本，以党须羌密迹封城，最为难服，上表劾其使者：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，西域仰都护之威，比见西羌鼠窃狗盗，不父不子，无君无臣。异类殊方，於斯为下，不悟羁縻之惠，詎知含养之恩，狼戾为心，独乖正朔。使人近至，请付推科。帝奇其志。二年，十月癸酉，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。十二月，乙酉，遣泌源公虞庆则屯弘化备胡。六年，二月丁亥，发丁男十万筑长城，二旬而罢。七年，二月，发丁男十余修筑长城，二旬而罢。日前，周宣帝时，突厥摄图请婚于周帝，遣长孙晟副汝南公宇文庆送千金公主于其牙，摄图弟处罗侯号突利设，尤得众心，而为摄图所忌，密托心腹，阴与晟盟。晟与之游，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，皆尽知之，时高祖作相，晟以状白高祖，高祖大喜，迁车都尉。开皇元年，摄图曰：我周家亲也，今隋公自立，而不能制，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？因临高宝宁攻阳临渝镇，约诸面部落，谋共南侵。高祖新立，由是大惧。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。命阴寿镇幽州，虞庆则镇并，而屯兵数万人，以为之备。晟先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，叔侄兄弟，各统强兵，俱号可汗，分居四面。内怀猜忌，外示和同，难以力征，易可离间。因上表。帝大悦，因召与语。晟口陈形势，手画山川，写其虚实，皆如指掌。帝深嗟异，皆纳用焉。因遣大仆元晖出伊吾道，使诣玷厥，赐以狼头氍毹，谬为钦敬，礼数甚优。玷厥使来，引居摄图使上反间，既行，果相猜贰。授车骑将军出黄龙道，赏币赐受肤契册等。遣为向导，得至处罢候使深布心腹，诱令内附。二年，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，破达长孺军，更欲南入。玷厥不从，引兵而去。时晟亦说染干于摄图，告摄图曰：铁勒等反，欲袭其牙。摄图乃惧，回兵出塞。七年，摄图死，遣长孙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自可汗，以其子雍闾为叶护可汗。处罗侯因晟曰：阿波为天所灭，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，伏听诏旨，当取之以献。乃召文武议焉。安乐公元谐曰：请就

彼梟首以惩其恶。武阳公李充曰：请生将入朝显，戮而示百姓。帝谓晟曰：于卿何如？晟封曰：若突厥背诞，须齐之以刑，今其昆弟自相夷灭，阿波之恶，非负国家，因其困穷，取而戮之，恐非招远之道。不如两育之。帝曰善。

炀帝大业初，右光禄大夫段文振以高祖容纳突厥启民居于塞内，妻以公主，赏赐重叠，及炀帝即位，恩泽弥厚，狼子野心，恐为国患，乃上表曰：臣闻古者远不间近，夷不乱华，周宣外攘夷狄，秦帝筑城万里，盖远图良算，弗可忘也。窃见国家容纳启民，资其兵食，假以地利，如臣愚计，窃又未安。何则？夷狄之性，无亲而贪，弱则投强则反噬。盖其本心，臣学非博览，不能远见。且闻晋朝刘曜，梁代侯景，近事之验，众所共知。以臣量之，必为国患。如臣之计，以时喻遣，令还塞外，然后明设烽候，缘边镇防，务令严重，此乃万岁之长策也。又西域诸藩，多至张掖，与中国交市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。矩知帝方勤远略，诸商胡至者，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，撰《西域图》三卷，入朝奏之。帝大悦，每日引矩至御座，亲问西方之事。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，吐谷浑易可并吞。帝由是甘心通西域。四夷经略，咸以委之，迁黄门侍郎。帝复令矩住张掖，引致西藩，至者十余国。后帝遣将军薛世雄城伊吾，令矩共往经略。矩讽谕西域诸国曰：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，所以城伊吾耳。咸以为然，不复来竞。及还，赐钱四十万。

三年，七月丙子，发丁男百余万，筑长城。西拒榆林，东至紫河。二旬而罢，死者十五六。八月，帝巡于塞北，幸启民帐，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，启民不敢隐，引之见帝。内史侍郎裴矩因奏状曰：高丽之地，本孤竹国也，周代以之封于箕子，汉世分为三郡。晋氏亦统辽东，今乃不臣，别为

外域。故先帝疾焉，欲征之久矣。但以杨谅不肖，师出无功，当陛下之时，安得不事。使此冠带之境，仍为蛮貊之乡乎？今其使者朝于突厥，亲见启民，合国从化，必惧皇灵之远畅，虑后伏之先亡。胁令入朝，当可致也。帝曰：如何？矩曰：请面诏其使，放还本国，遣语其王，令速朝觐。不然者，当率突厥即日诛之。帝约焉。其王高元不用命，始建征辽之策。

四年，七月辛巳，发丁男二十万余筑长城。自榆谷而东，诏岚州刺史卫玄监督之。

六年，遣侍御史卫节召突厥处罗，令与东驾会于大斗拔谷。其国人不从，处罗谢使者，辞以他故。帝大怒，无如之何。适会其酋长射匱遗使来求婚。黄门侍郎裴矩因奏曰：处罗不朝，恃强大耳。臣请以计弱之。分裂其国，即易制也。射匱者，都六之子，达头之孙，世为可汗。君临西面，今闻其失职，附隶于处罗，故遣使来以结援耳。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，则突厥分为两而从我矣。帝曰：公言是也。因遣裴矩朝夕至馆，微讽谕之。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，言处罗不顺之竟，称射匱有好心，吾将立为大可汗，令发兵诛处罗，然后当为婚也。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，以赐射匱，因谓之曰：此事宜速，使疾如箭也。使者返，路经处罗，处罗爱箭，将留之。使者谲而得免。射匱闻而大喜，兴兵袭处罗，处罗大败。并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，在路又被劫掠，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。高昌王麴伯雅上状，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，驰至玉门关晋城。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，论朝廷弘养之义，丁宁晓谕之。遂入朝。然每有怏怏之色。又云，裴矩纵反间，丈突厥酋长射匱，使潜攻处罗。后处罗为射匱所迫，竟随使者入朝。帝甚悦，赐矩貂裘及西域珍异。十一年，八月，帝至雁门，

为突厥所围。内史侍郎萧瑀进谋曰：如闻始毕托校猎至此，义成公主初不知其有违背之心，且北蕃夷俗，可贺敦知兵马事。昔汉高祖解平城，乃是阏氏之力。况义成以帝女为妻，必恃大国之援，若发一单使，以告义成。假使无益，事亦无损。臣又切听輿人之诵，乃虑陛下平突厥后吏事辽东，所以人心不一，或致挫败。请下明诏，告军中赦高丽，而专攻突厥，则百姓心安，人自为战。炀帝从之。于是发使诣可贺敦，即义成公主也，谕旨，俄而突厥解围去。于后获其谍人云，义成主遣使告急於始毕，称北方有警，由是突厥解围。盖义成主之助也。帝又将伐辽东，谓群臣曰：突厥狂悖为寇，势何能为一？其少时，天散萧瑀，遂相恐动，情不可恕。因出为河池郡守。

【唐书】 高祖武德初，以豳州绝远，先属突厥，交相往来，吏不能禁。隐太子建成，议废丰州，虚其城郭，权徙百姓，寄居于灵州。割并五原榆中之地。于是突厥遣处罗之子都射设率所部万余家人处河南之地，以灵州为境。

二年，二月癸酉。令州系修治堡同以备胡。

三年，七月甲戌，遣皇太子建成镇蒲州以备胡。

四年，正月辛巳。诏曰：稽胡部类，居近北边习恶之徒，未息从化。潜窜山谷，切怀首鼠，冠抄居民，侵扰守候。可令太子建成总统诸军，以时致讨。分命骁勇，方轨齐驱。跨谷弥山，穷其巢穴。元恶大憝，即就诛夷。驱略之民，复其本业。行军节度，其会进止，皆委建成处分。

五年，六月辛亥。刘黑闥引突厥之众寇山东。遣车骑将军元韶为瓜州道行军总管以备边。

八月甲戌，吐谷浑寇岷州。总管李长卿拒之，反为所败。遣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、滑州刺史且洛生援之。乙卯，

突厥颉利可汗寇边，遣左卫将军段德操、云州总管李子和等，率兵以拒之。丙辰，颉利可汗率骑十五万人入雁门。己未，突厥进寇并州。以左监门将军李勣为齐州总管，太子左卫率藺谟为亳州总管，骠骑将军张政为郢州总管。庚申，皇太子建成出幽州道，命太宗出秦州道以御之。突厥冠原州，又令云州总管李子和率兵越云中以掩可汗左武卫将军段德操趋夏州，邀其归路。辛酉，帝谓群臣曰：突厥入寇，而复请和。和之与战，其策安在？太常卿郑元琚对曰：若击之，则怨深，难以和辑。中书令封德彝进曰：若不战而和，夷狄必谓中国畏惧。未若击之，克捷而后和亲。此则威恩兼奉。帝然之。戊辰，吐谷浑陷洮州，遣武州刺史贺拔亮防御之。

六年，七月癸未，突厥寇原州，乙酉，寇朔州。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不能御，率众而遁，为贼所败。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率师援之。

七年，六月，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。

八年，正月己酉，帝与群臣言备边之事，将作大匠于筠进曰：未若多造船艦於五原灵武，置舟师于黄河之中，足以断其入寇之中路。中书侍郎温彦博又进曰：昔魏文帝掘长堑以遏匈奴，亦因循其事。帝并从之。于是遣将军桑显和堑断北边要路，又征江南习水之士，更发卒于灵州造战船。五月己酉，帝谓群臣曰：名实之间，理须相副。高丽称臣于隋，始拒炀帝，此亦何臣之有！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，但据此土宇，务共安民，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？可为诏述朕此怀也。侍中裴矩，中书侍郎温彦博进封曰：辽东之地，周为箕子之国，汉家之玄菟郡耳。魏晋前立于堤封之内，不可许以不臣。若与高丽抗礼，四夷必当轻汉。且中国之于四夷，犹太阳之与列星，理无降尊，俯同藩服。帝乃止。初帝以天下

大定，将偃武事，遂罢十二军，大敷文德。至是，突厥频为寇掠，帝志在灭之。复置十二军，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，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，淮安王神通为玄戈将军，右骁卫将军刘弘基为井钺将军，又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，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为奇官将军，右监门将军樊世兴为天节将军，右武侯将军安修仁为招摇将军，右监门卫大将军杨毛为折威将军，左武侯将军王长谐为天纪将军，岐州刺史柴绍为平道将军，钱九陇为苑游将军，简练士马，将图大奉焉。

六月丙子，遣燕郡王李艺屯兵于革亭县，及弹箏碛，水部郎中姜行本筑断石领之道以备胡。

七月甲辰，帝谓侍臣曰：往以中原未定，突厥方强，吾虑其扰边，礼同敌国。今既人面兽心，不顾盟誓，方为攻取之计，无容更事姑息。其后书改为勅诏。乙酉，颉利可汗寇相州，叛胡睦伽陀攻武兴。丙辰，代州都督蔺谟与突厥战于新城，不能克。复命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。丁巳，命秦王出蒲州以备胡寇。八月壬戌，突厥逾石领，寇并州。癸亥，突厥寇灵州。丁卯，突厥寇潞泌韩三州。左武侯将军安修仁击胡睦伽陀于旦渠川，破之。遣李靖出潞州道。又令行军总管任环屯太行。九月癸丑，突厥寇蔺州。十月壬申，吐谷浑寇叠州，遣扶州刺史将善合师援之。戊寅，突厥寇鄯州，霍国公柴绍帅师援之。

九年，正月辛亥，突厥声言入寇，勅州县修城隍谨烽候。二月丁亥，突厥寇原州，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。又征兵屯于太谷，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备胡。后竟不行。

六月丁巳，突厥数万骑围乌城，遣齐王元吉，右武卫大将军李艺，天纪将军张瑾，率兵援之。辛未，突厥寇渭州，

遣左寇将军柴绍率兵御之。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，是月，突厥入寇泾州。乙亥，突厥寇武功。京师戒严。丙子，检校户部尚书裴矩等二十余人各陈御寇之册。帝曰：朕受天命，子育黔首。岂使凶徒虐我黎庶！朕将御戎躬亲翦扑。先事灭之，然后施化。公辈不须为虑也！己卯，突厥寇高陵，辛巳，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，大破之，获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，斩首千余级。癸未，突厥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庙为觐，自张形势，云二可汗总兵百万，今已至矣，乃请反命。帝诘之曰：我与突厥面自和亲，汝则背之，我无所愧。又义军入京之初，尔父子并亲从，我赐尔玉帛，前后极多。何辄将兵入我畿县？尔虽突厥，亦颇有人心。何得全忘大恩，自夸强盛？我当先戮尔矣！思力惧而请命，萧瑀封德彝等请礼遣之。帝曰：不然！今若放还当为我惧。遂系思力於门下省。于时兵马大集，遣瑀，德彝分出慰劳。帝出自玄武门与侍中高士廉、中书令房玄龄，将军周范驰六骑幸渭水之上。与可汗隔津而语，责以负约。其酋帅大惊，皆下马罗拜。俄而众军继至，精甲曜日，连旗蔽野。颉利见军容大盛，又知思力就拘相顾色动。由是大惧。帝独与颉利临水交言，麾诸军却而阵焉。萧瑀又以轻敌固谏于马前，帝曰：吾已筹之，非卿所知也。突厥所以扫其境内，直入渭滨，盖以我国家初有内难，朕又新登九五，将谓不敢拒之。朕若闭门，虏必大掠。强弱之势，在今一策。朕故独出，以示轻之，又曜军容，使知必战事出不意，乖其本图，虏入既深，理当自惧。与战则必克，与和则必固。制胀匈奴，自兹始矣！公等宜记之。是日，颉利请和，诏许焉。瑀等方叹曰：非所测也！乙酉，又幸城西。刑白马，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。突厥引兵而退。萧瑀进曰：初颉利之未利也，谋臣